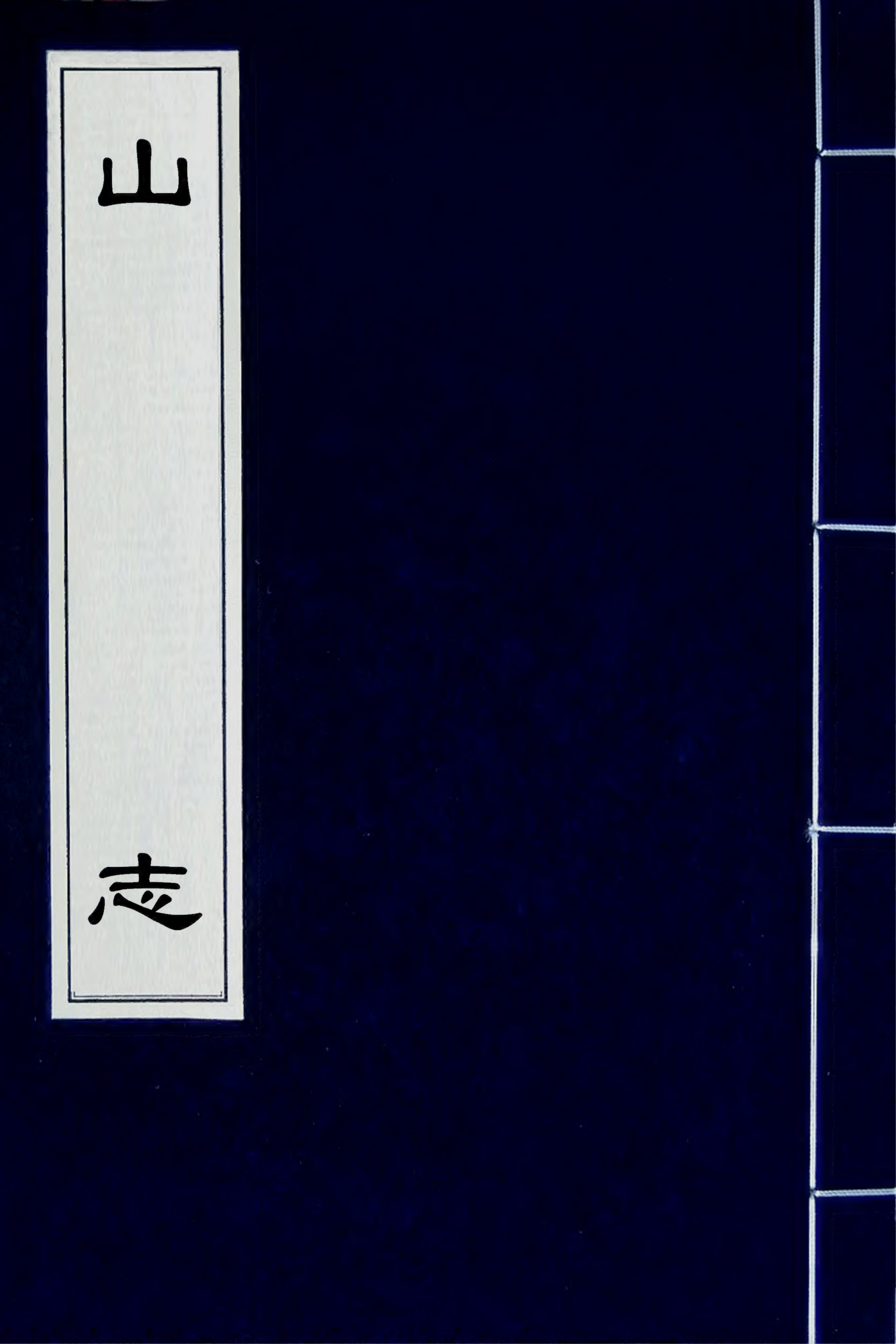

山志

山志卷之五

聖學

佛曰明心老曰虛心是反炤祛蔽亦自可以爲養心之功但未免失之於偏聖人之學曰正心誠意兼體用動靜而言故成巳之仁成物之智皆備可以與天地參而稱三才之道也

羅整菴曰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

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為明白易見故學而不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觀整菴之論心性正聖學異端之分也

無極

楊升菴曰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

無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
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與
當表出之肰則無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於周子
矣孖按易言太極不言無極此言無極不言太極
周子則言無極而太極也無極巳見老子道德經
陸子甞引以爲辨而此言無極與周子之言要自
有別升菴亦特矜其博而悉不之察耳肰無極而
太極之說實始於郭景純此又升菴所未及知也

先天後天龍圖太極

胡雙湖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

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蓋希夷之言曰易學意言象數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卽先天方圓圖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㧞意以作又作易龍圖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卽康節師其語康節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康節悉傳之乃作後天圖此見於邵伯溫序朱子作

易學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一節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楊升菴謂其廋詞誤人似說易元有此圖又謂其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恐人議其流於神仙也周子作太極圖說陸子兄弟疑其贅朱子謂其爲昧者泥象滯形慮升菴謂其爲鈎深致遠者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𠀋嘗論無極太極之辨以陸子爲長然陸子所疑亦只指無極二字耳其意非有不足於周子之學也𠀋素宗朱子所謂有罔極之恩

者雖於此小異
朱子發謂太極圖說出於穆伯長子發去周子不遠其進表云然當必有據子發留心於易曾著易傳當時非有所爭論豈爲漫語於君父之前哉胡五峰敘通書亦曰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修云
周子無極之眞邵子弄丸皆類於二氏眞字不見於六經弄丸二字尤異孔曾門牆豈宜有此
朱子論太極陰陽五行其周密過於周子此不易之言也但以分疏無極二字反致費詞
朱子旣以無形而有理釋無極而太極則無極二

字當輕看諸儒將無極太極在一處苦苦較問皆失於滯而朱子立訓之義反晦

張子遠

東漢張子遠名遐餘干人嘗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曰久曰得之矣此見構李李君實雜著中他無所考陳士業云載在饒

州府志寻謂理氣是一不是二理虛位也舉之卽是氣自有理非理生氣也凡言理之動靜者是言動靜皆理非言理能動靜也子遠之事頗疑附會君實稱其言甚精切士業稱其剖擿奥義寻謂亦老生嘗談耳

博文約禮

朱子解博文曰致知格物也解約禮曰克己復禮也許敬菴曰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肰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己之謂約禮卽在於文之內約卽在

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爲精也精則一一則中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斯而已矣先儒教人其切實明晰如此而學者猶不知所宗其病始於忽卑邇而求高遠而究也爲異端之歸是可慨也聖賢之學千言萬語不過博文約禮而已不博文非學也博文而不約禮亦非學也故往往有滅裂支離之病先儒論學亦惟是存養省察二端存養屬約禮事卽誠意之說也省察屬博文事卽格物之說也顏子擇善服膺弗失曾子之毋自欺愼其獨子思之誠明孟子之知言養氣皆此理也欲存

養須省察愈省察愈存養理唯一致功無二候

或謂欲存養須省察是省察先而存養後矣於體用如何曰論體則存養先而省察後若學者用力之序須以省察爲先故致知先於誠意如以存養爲先恐落玄虛必以體用爲疑則誠意且先於正心矣況知之於意哉要之非截然分爲二事也

格物

王陽明不取朱子格物傳謂若待天下之物皆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後行則無可行之時此似未曾讀朱子或問乎所謂於其分疏已明者猶觭笑致

詰者也林次崖曰知行相資而進日用應接俱不可缺非謂天下之物未能盡知且停却不行也若論用功之極則必天下之物盡格然後爲學之成耳補傳意葢如此今不悟其意輕以終身不能行爲朱子病竊恐未足病朱子適自病耳又曰孟子時邪說如許行至爲詭怪無謂夫人君治天下許多事費許多心力設許多官猶不能理況欲與民並耕而治其勢得乎今日又有一等人倡爲致自知不用讀書之說不知天下義理中間許多曲折微妙又有似是而非者惟大聖大賢方見得透徹

無差其餘雖盡力講解猶不能了如何只格去物欲便能知得可怪可怪又有一般人信從他都不可曉吾友王仲復曰格物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其傳信不可闕故朱子旣取程子之意以補之而復緝其說於或問中凡十有六條學者必合而讀之庶可知所用功矣又曰天下有一物必有一理人於此理亦不至全然無知須卽其所知一二分直推究到那十分處方是至乎其極此極字卽事理當然之極所謂至善者也又曰朱子謂表者人物所共繇卽所所當然之則天下之達道而性之

各具也謂裏者吾心所獨得即所以然之故天下之大本而性之一原也學者但遇一物須反覆推尋不惟窮其所當然亦即究其所以然如此既久而脫然有悟則在物之理與吾心之理自相會合而無不貫通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意葢如此又曰陽明致良知不用讀書與心體無善無惡知行合一等議論皆邪說也朱子謂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然則爲吾徒者可不同致其力哉予嘗謂仲復之學所守極正於此亦可槩見大抵陽明之學眞所謂

彌近理而大亂眞者而其實始於陳白沙至陽明而盛白沙元無學故人惑之者少陽明事業文章炫燿一時故天下靡然從之其徒如王龍溪者遂離經叛道而莫之知反矣再傳而爲李贄則其去白蓮無爲等教一間耳次崖謂天地間自來有此差異事有此祅怪人至此益信此仲復所以謂不可不力攻也

格字訓正

格字訓正亦本於朱子然一字嘗有數義用之各有其當不可執一也昔劉安禮問御吏程子曰正

已以格物朱子註云格正也此乃感格之格與大學格物字異卽知動字知者動之動與至誠動物之動自不同也

知行

呂文簡與鄒文莊同遊一寺文簡謂文莊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文莊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馮恭定謂二說皆是不可執一予謂畢竟先有知此寺之知後乃有知此寺之妙之知此朱子所以有先後輕重淺深大小之說也

尊經閣記

王文成尊經閣記大要衍金谿六經皆我注脚之緒耳如其所言是經可以不尊尊經亦可以不閣也題曰尊經文先埽經於爲記之意不已悖乎肰金谿六經皆我注脚之言謂學貴心得亦一時自喻之見但不可以立訓而後儒更襲之無論不可爲學亦成語錄套話入耳厭聽究其病源皆本之禪所謂達摩西來不立文字者也卽如世尊上坐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坐論此公案亦小有理若重拈起豈不索肰又況

帝王之道聖賢之學哉茅鹿門謂此記爲程朱所
不及不知程朱正不肎爲耳鹿門徒以詞章名家
宜其云然也

王文成

王文成道德事功文章皆一代之選而學從禪入
多涉於偏非聖賢之訓不能無遺議乃今之攻之
者掊擊不已而爲詆毀則過矣屠緯眞稱文成靈
稟夙成天才獨詣神采雄邁智略深沉氣九死而
不折才百鍊而彌精秉操屹於丘山當機捷於風
雨眉注極其揮霍理學悟入玄微負氣節而不專

於氣節譚文章而不局於文章學爲儒而不拘於爲儒究仙釋而不露其仙釋求之庶裏未易窺其際方之古人難輕定其品異人哉異人哉此其贊文成至矣肰云學爲儒而不拘於爲儒究仙釋而不露其仙釋則又淺於訾者也

鄭端簡曰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

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繇詭遇又云王某心事衆所共疑何其不諒至此又曰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擒賊奏凱彬忠諸佞倖導　康陵南征罪人未就甸師之戮中外危疑洶洶視行陣間尤費心力媢嫉之徒肆爲誣詆天日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浰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底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者愼勿

輕誓也又曰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　康陵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知陽明意覆奏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相應準允給與旗牌便

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剿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捷奏中歸功本兵新都故不喜晉溪見陽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　今皇帝登極詔中言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爲已定策地也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且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安提督軍務正爲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超陞晉溪乃不得脫戍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張桂薦起復

爲吏部尚書卒謚恭襄以上三條俱載今言中其吾學編中傳論不更錄

端簡君子也親逢其時非有所阿於文成其言當不妄文成學實深邃雖其爲說有予所不取者葢中之所疑不能自隱非敢故爲異論故備錄端簡之言以示世之過詆文成者

嗚呼以方正學之殉節而修實錄者誣之以叩頭乞生楊文貞可謂無天理矣以王文成之伐叛而作國史者誣之以首鼠兩端費文憲尚可謂之有人心乎近日孫少宰著書略文成之善而獨言其通濠有因則以論學之不合而偏於作惡欲從百

年後定百年前莫須有之案亦異矣少宰博學好古于素重之惟於此不能無憾也卽如文貞文憲皆一代名臣而以私意造謗則其過有不可掩者士君子於善善惡惡之際又烏可不知春秋之義哉

冀惟乾

潘去華曰武陵冀惟乾元亨之被逮也湖廣按察幷逮其家妻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日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治厰皋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於何歸按察諸寮婦欲

請相見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覲則囚服不釋
厤泉爲君夫人歌詩二章有問者荅曰吾夫之學
不出閨門袵席間者嘆服按惟乾爲王文成門人
其見宸濠則文成使之欲因講學沮其邪謀不肰
亦得以察其動靜爲備惟乾與宸濠語不合宸濠
滋怒將加害惟乾從間道辭文成曰宸濠必反先
生宜早計乃潛同嘗德宸濠旣敗根文成以惟乾
爲文成門人輒肆誣謂與同謀以洩其憤故文成
具荅六部都察院轉行十三道炤會大理寺爲之
伸理至云義當與之同死又科道交章伸暴遂得

釋末幾以染瘧痢遽卒文成復移文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其家今觀去華所述益信文成所稱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非溢美也世之譏文成爲附逆有因者無非以師婁一齋爲宸濠姻黨劉子吉請墓誌文宸濠王守仁亦可之言與惟乾此此事彼三說者固不足辨而以惟乾此事爲疑不特令忠臣受誣於一時且使義士含冤於千載矣

蔡伯喈後

王敬美曰蔡文姬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蔡

伯喈後絕矣晉蔡充別傳乃曰充祖睦蔡邕孫也睦父爲邕子竟是何人又邕女傳止云文姬晉羊祜傳云祜蔡邕外孫其母必非文姬矣豈邕尚有別女耶至祜討吳功當進爵土以乞舅子蔡襲襲得爲關內侯是襲又伯喈孫也伯喈遂有兩孫何得云無後耶及觀蔡豹傳云祖睦是蔡邕叔父質之後也睦又非邕孫矣豈邕本無後而蔡氏以睦父後之耶按邕雖以董卓之黨爲吾家司徒所誅肰其人無還行初爲卓迫脅而卓實愛其才在邕遂不無知己之感耳故司徒之誅當時即有非之

者則邕之爲人可知矣又按祐父名衢先娶孔融女後娶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俱病蔡氏專心養發得濟而承竟病歿其賢如此故特著之亦以爲吾家司徒謝過也

誠仁

天地之間一誠而已矣吾謂天地之間一仁而已矣仁即誠也不誠則不仁矣孔子云吾道一以貫之言仁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仁也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善言忠恕者也仁之謂也仁

也誠也一而已矣子曰仁者靜傳曰仁無欲故靜
無欲者誠也

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程
子始曰無妄之謂誠朱子又加二字云誠者眞實
無妄之謂有一顯者嘗問李子德曰旣言眞實矣
何必又言無妄子德曰譬如公好色一念豈不眞
實然而妄也問者憬然子曰去盡此妄一理眞實
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故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
程子曰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凡木之果其核中實曰仁此借用字極有理以其

內含生機發育無窮也仁之在人亦人之實耳培
養得好可以陽花可以結果可以爲舟楫梁棟否
則萎耳朽耳故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
仁
朱子解仁字曰心之德愛之理或以愛爲仁已不
如愛之理說得渾全況又遺却心之德是捘末而
忘本矣孔子曰愛人是隨問者言孟子曰惻隱是
與四德列言又不可以此例求也
義字
董仲舒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義言我衛尉卿衛

方碑有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莪爲蓼儀魯峻碑又作蓼義周官註莪儀二字皆音俄毛詩用以協阿河字趙明誠曰漢碑多如此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也此亦可以見古時字少其通用之例頗寬王伯厚云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義耶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此尤可以正告子之謬

陸貞山論

陸貞山曰通書之言固爲精確但朱子謂其指所以發明太極之蘊則恐未必然而懸之尤不能無疑者愛曰仁以下數語也如韓子原道言博愛之謂仁朱子譏之以爲語用而遺體今周子指愛爲仁何以異此朱子之解獨謂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斯言也其亦善於回護矣無乃未足以服韓子之心乎貞山此論似也然未細究朱子語錄耳朱子謂韓子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爲性或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

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孟子又謂仁與四德列言自當曰愛若單言仁則當統四德非愛所可盡也周子是五者列言韓子乃單言亦當有異

信

信在四德之中諸儒之說詳矣大要謂實有此仁實有此義即信也孟子謂信不止是實有此仁實有此義之謂是其所以能仁所以能義之實也即所謂誠也金木水火俱離土不得以其實也故金木水火有時而毀土則無時而毀也

技術

程沙隨曰易與太玄皆以道義配禍福故爲聖賢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爲技術如李林甫之得君彼則曰吉顔魯公以正行乎患難彼則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近世技術之最足惑人者莫甚於堪輿即如其書所載方正學先塋事謂九族被誅乃其卜兆殺蛇之報以忠臣之節爲凶人之孽其說不經而悖道害義肆然梓行有心者覩之寧不悲憤塡膺哉此其罪當加於妄言禍福者一等矣至分金布氣

之說本於焦氏占法鄙瑣無據又不足言也

蔡氏地理

蔡季通得康節之學朱子一見許以老友謂不當在弟子列凡疏釋諸書皆與季通參訂啟蒙則屬其起稾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季通父名發字神禹號牧堂老人著有地理發微十八卷故季通好講地理朱子嘗用之以遷葬其親今之學者或疑之而有信地理之說者則又往往援之以為重然季通每為鄉人改葬吉凶不能皆驗後

貶道州有賠以詩者曰掘盡人家好壠丘冤鬼欲訴更無繇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此詩固鄙俚不足言然亦可以作戒今世有因擇地而停喪甚至累數十年或貧乏焱亾而竟不克葬者可歎也已

道術

夜半後生氣之時東向端坐先於鼻內徹納清氣口內呵出腹中舊氣一九止定心閉目停息存神叩齒三十六次以大拇指拭目大小九過以中指按鼻左右令表裏俱熱謂之灌溉中岳次以兩手

摩令極熱閉口鼻炁揩擦面額連髮際謂之修天庭又摩耳根耳輪謂之修城郭皆不拘遍數次以舌拄上腭存息少時漱口中津液滿口徐徐作三嚥下之如此三度九嚥黃庭經云漱咽靈液體不乾是也如子後不及但寅前爲之亦可卧中爲之亦可惟枕勿令甚高也白日無事閑坐腹空時爲之亦自有益此起居法雖出道家肰於儒理無礙行已便兀肰放身心同太虛萬慮俱遣久之當有效也昔予有疾或有言羽士楊碧雲能治者予問之則授以坐功其說正較此更簡易大要不出於

正心誠意之言但有一穴爲異耳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道術之最可惡者有二一曰御女之術一曰燒丹之術以聖賢之訓正之而或不能止也今郎以道家之言告之庶其有省乎參同契曰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俞玉吾註曰或人不知自己同乾坤却向身外覓同類妄指童女爲眞鉛遂託黃帝玄素之事飾其邪說以逢士大夫之欲於是富家貴官行其術而往往陷於死亾者有之蓋不特唐相國夏侯孜之一人也是故葛稚川以爲氷盃盛湯羽

苞蓄火胸隱居以爲抱玉趒火金棺葬狗洞微子目之爲狗豬行狀李玉谿稱之爲地獄種子古今丹書所以皆極口痛罵此術者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南華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所謂御女之說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誣汚前眞迷誤後學其旁門諸術中害道之最尤者歟參同契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俞玉吾註曰彼有燒煉三黃四神之藥妄意以爲道在於是殊不知五金八石乃世間有形有質之物其種類不同其性質各異安

育合體而並居哉故凡爲此術者莫不千舉萬敗欲黠成癡何則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故也指玄三十九章云訪師求友學燒丹精選朱砂作大還將謂外丹化內藥元來金石不相關蓋神仙金液大還丹乃無中生有之至藥而所謂朱砂水銀者不過設象比喻而已奈何世人不識眞鉛汞將謂凡砂及水銀往往耗火費財卒無成功遂至皓首茫然反起虛無之歎嗚呼豈不惑哉世傳王陽能作黃金應子謂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神仙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迷謬文成五利處

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
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
舉卒伏白刃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
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被劾繫獄故曰秦
漢以天子之貲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
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
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
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
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劉自我

劉自我名震徽州人年二十以爲文譏刺湯霍林避禍出亡嘗主山東耿中丞涿州馮閣學家著有識大錄自洪武起至崇禎止計十二套稾止一部陳百史居政府以五百金託人購去未至而百史敗矣今不知所在又聞范文貞曾聘之著工部志計五十冊自我卒於戊子年其著識大錄蓋五十年而後成書陳伯璣云

道德經

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名上篇爲道下篇爲德司馬溫公謂道德連體

不可偏廢郤若愚亦謂不應分道德又不應分八十一章失前後文義王輔嗣疑夫佳兵民之飢二章謂非老子所作亍嘗見古本道德經與今所傳本句字頗異

陰符經

註陰符經者除黃帝與天眞皇人廣成子問荅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之集註赤松子張良葛玄許遜鍾離權呂巖施肩吾崔明公劉玄英曹道冲之集解外有二十餘家褚登善所得太極眞人本天發殺機下有移星易宿地發殺機二

句丙終篇皆以時物文理哲言下有百餘字又此百
餘字中人以虞愚十六句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一
句禽之制在炁一句鳥獸之謂也一句或有或無
又有謂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
者率無定論甯昌辰以此百餘字爲演章蕭眞宰
則以續之者爲非而王道淵復以逸之者爲誤李
筌與朱子本皆存之而不更爲之註疏亦似以爲
非經文也予謂其詞與經文正類特以鄒訢本爲
定本存其文而去其所謂十六句二句一句者似更
當若其註則以鄒訢與俞琰之註爲得云鄒訢者

空同道士乃朱子託名也

淨明全書

淨明全書有云天之有文地之有理人之有事三才之道古今不可誣也淨明之道不廢人事但當正心處物嘗應嘗靜也又云志節要高器量要大操履要正又云二氏之教過盛則於綱常之教未免有所傷故真儒出以實理正學而振飭之又云真儒都是戒慎恐懼中做出親見道體後說來真是俯仰無愧或問淨明大教始於忠孝立本中於去欲正心終於直至淨明然息心甚難況日用之

間天理人心互爲雄長爲之奈何曰前念爲念後念爲炤念起不著淨心守一但滅動心不滅炤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湛肰甞寂是名空心止動歸止是名炤心寂炤兩全洞合道源淨極明生玄之又玄此書多正論當是羽士中畱心於儒者所託爲耳今乃有身爲儒而異端其言者不亦可怪也哉

玄牝

司馬溫公曰玄者言其微妙牝者萬物之母朱子曰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

有生生之意焉此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谷是虛而能受神是無所不應邵若愚曰谷以喻虛虛乃生之本神謂曰玄神爲化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爲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是謂生天地根以觀谷神綿綿若存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在勤勞措意功力爲也或以口鼻爲玄牝者是不中理也呂惠卿曰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此其人雖有賢不肖之分而爲說皆合䏶揆之於易玄者陽也乾也天玄是也牝者陰也坤也牝馬是也門者所繇出入乾坤一闔一闢也故曰乾坤

易之門也老子之意似本諸此

生死之徒

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繇其自奉養太厚故也此解切實足令觀者知警斯可矣其餘紛紛之說姑置之耳

呂惠卿王雱

註道德南華者以予所見無慮百家而呂惠卿王雱所作頗稱善雱之才尤異使當時從學於程子

之門則其所就當不可量惜乎過庭之訓不能出此而相濟爲執拗倔強之行卒以遺譏千古可慨也夫竊又疑惠卿之姧諂雱之恣戾豈宜有此小人攙名或倩門客爲之亦未可知也

陳希夷

陳希夷隱居華山其辭太宗召命表云臣明時閑客唐世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繇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

數行丹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味日月之清笑傲烟霞之表隨性所樂得意何言及至京師君臣對語皆聖賢治平之理詞簡義正奉求還山可謂出處無慽者矣或云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俟其殁上之旣殁弟子如言入獻眞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愼水停火四字而已或者以爲道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爲意在國事無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爲先生之驗上以軍營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較悉書

之門故令軍營皆揭此四字此則未免術士之態而人偏信之且火旣有驗水何獨否乃不復察耶

正易心法

正易心法麻衣所授陳希夷消息其云學易者當於羲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腳根下盤旋此卽陸子六經注腳之義不知於周孔腳根下盤旋正不失爲聖人之徒也若於羲文心地上馳騁則所謂古聖相傳只此心又不落斯人千古不磨心之下哉

陳譎公

戊午秋予入都遣僮尋一幽僻僧房作寓乃至昊天寺明日陳藹公來顧蓋先寓於其旁舍予嘗聞藹公名於汪若文所然不淚知之時予閉門養疴雖同寓不數數見也久之始與之談漸得讀其所著書挑燈瀹茗往往至子夜不休藹公以世家子風雅自命又多遊公卿間每與客集議論風生間雜以詼諧四坐爲驚人以是稱其才或見爲廣交遊敦意氣或見爲綜載籍工文章而抑知其有所以爲立言行事之本而之夘而不可奪之故耶

邵伊川

邵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上蔡謝子爲
鼎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
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
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
國政邵子仕雖不偶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
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祺書文恭集後今人知子
文者多知天叟者少子文不能大康節之傳天叟
實能開康節之先也予嘗謂康節之學不盡於儒
此又其一證耳

周子逸詩

平都山有石刻周子二詩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覩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眉山楊棟於亂碑中得之云點畫勁正猶存溫厲之氣官合陽時筆也予嘗謂周子邵子之言閒有涉於二氏者於此亦可徵䏶予非以此爲周邵病特欲學者讀書知所擇耳大約上證之孔曾下度之一心惟其相合而無疑斯從之矣若隨人俯仰無益也故雖二氏之言不無可采大儒之說亦時有所棄

羽翼聖經

羽翼聖經惟程朱足以當之近代儒者如曹月川薛敬軒胡敬齋其學可謂醇矣而其所著書謂其有自得之詣可也若陳白沙王陽明輩則叛聖經者蓋有之矣陽明純乎禪白沙兼近道

羅整菴云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溪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予言其爲學本末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

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按敬齋白沙俱出吳康齋之門其所就不同乃爾而賀克恭爲白沙高弟其學復不盡尊師說肰則白沙於師友之間亦可謂過於自信矣

白沙有云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此又今之學者不可不知也按理會氣象之說本於呂原明原明日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繇定也

陽明有牧民禦衆之才經術權謀互用故能卒樹偉伐葢國家之楨幹論曰文成不虛也子嘗謂論聖學則文成誠不如文淸之純論人物則文成之才恐亦非文淸所及王仲復大不肰之或問子豈有徵乎曰文成於危疑用兵之際講學不輟非有實得於己者不能整暇至此文淸於從容侍從之間誤稱學生豈對　至尊而敬心不存耶抑懾於天威耶

吾輩爲學當以平心靜氣爲第一義凡讀書論人當求其實爲吾所最尊之人或有一失不必爲之

掩爲吾所洨排之人或有一得不可因之廢棄之於理度之於心唯求其是而已唯求其是之有可以徵者而已

虞姬

予過虞姬墓爲詩弔之謂姬不須悲大王之意氣盡也彼高帝者尚不能免人彘之禍則姬之勝戚夫人多矣肰豈獨戚不姬若即娥姁又其甚者也使非一二老臣邀天之幸以成功則劉氏之統絕於呂氏也久矣以視垓下和歌而泣下於不聊生者不天淵哉嗚呼人固不可以成敗論也即在婦

女亦如此

北鄙之武

北鄙有人自名曰武性悍而貧思爲盜以禦人又懼弗勝乃剪紙爲虎皮蒙之伏草閒伺有負戴而獨行者輒作虎聲躍而出人驚而逃遂取其所有久之以是成家鄰翁知之戒曰爾免飢寒矣其歇之不然後將敗武不聽又往有士多力而耳聾攜笈而過武作虎聲不聞躍而出又不逃與之鬬武不勝脫其皮而逸士拾視之嘆曰吾聞昔之狐假虎威者也此人所假者虎皮乃其虎皮又非虎皮

也

楊濬修

子妻之從弟庠生楊濬修名中清家極貧母歿哀毀非特斷酒肉並斷鹽醢杖立柩側者三年椁而殯終至滅性亦至慟所結非有所爲而然也子名長弱而淳能繼其志本縣公舉孝行獨屬之長令已奉

旨旌表然此事行而濬修之孝無復有旌表之日矣予悲哀䨑之莫慰恐獨行之終湮也故特爲著之冀後世之或有聞焉

鬻爵免罪

入粟拜爵免罪始於晁錯文帝用之以實塞下景帝時至裁其價以招人武帝時置賞功官凡入羊入穀入財者皆得正補爲官爲郎贖罪入錢五十萬則減死一等末流之弊遂至無極名器可惜法紀宜嚴賞善罰惡國家之大權也長國家者敦仁儉以求生財之大道奚必出此

隆慶

承天有隆慶殿奉祀興獻帝后　穆宗年號竟復用二字此新鄭之疎也

文廟木主

文廟易塑像爲木主嘉靖時張孚敬之議也其實前已有爲之者天順六年三月蘇州府文廟像剝落將加修飾知府林鶚曰塑像非古洪武時於大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今遇其壞易以木主可也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於是倂從祀諸賢皆易爲木主嘉靖時則天下通行矣黜揚雄從祀亦洪武二十九年三月以行人司副楊砥之言已黜之嘉靖時未之考又

黜之耳

予嘗取簡紹芳之言辨揚雄之事後見王荆公疑當時有兩揚雄尚屬臆說而王勉夫記姓名相同者云南宫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揚雄龔遂之徒皆不止一人則有實據荆公之言未爲無理予又疑谷永亦字子雲昔人云劇秦美新之文或出於谷永得無以其字同而傳之譌乎姑存其說

漢帝

三代而下元以前有天下之正者惟漢唐宋不逮

也開創如高帝守成如文帝中興如光武後世鮮
比太原公子之爲開創似也陳橋之事吾無取焉
守成之次宋有之唐之宮闈不可道也靈武即位
不得不以中興予之亦其功有足紀者高宗昏懦
桓靈匹也二聖不還中原不復誰執其咎是惡可
以中興稱哉故曰漢有天下唐宋不逮也餘又無
足言矣昔與丘如磐語及此予曰漢規模宏遠如
黃鍾大呂下此皆細響耳如磐曰不寧唯是即昭
烈一尾聲猶自鏗訇可聽也

漢儒

漢儒傳經之功天下萬世賴之必不可易者如以其人有遺行則雖孔門七十二子中亦不無可議者矣大抵叔世之人多刻薄之論學者貴在折衷耳吳文定云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昔皆不廢倪文毅亦云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鄭端簡云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

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此其言皆可思也

淮南子

淮南子鴻烈解博辯宏淺不可不讀楊用修曾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五語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三語皆出其書諸葛孔明與孫思邈擇而述之耳朱子采入小學亦祇以述者爲據肰能欲多而事欲鮮義更精也

喪服

禮言喪至乎期而止加隆則再期期期而小祥家禮注不計閏十三月再期而大祥家禮注不計閏二十五月中月而禫中月者言月之中也即於大祥月中故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先王之制所謂據人情而著其節者也後人解中月爲間一月晉王肅儀謂二十六月自宋至今從鄭玄之說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遂以二十七月爲制然是間二月非間一月

矣唐王元感著論謂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先儒多非之近日季彭山謂二十七月爲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卽可免喪之理況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喪不止於二十七月矣陳用揚云魯文公二年書丁丑作僖公主公羊注云禮練主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故十九月作練主是春秋時已有斯議漢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服喪以三十六日者三年之喪故也所謂以日易月也駱子本又謂二十七

月不計足日云爾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唐張柬之謂杜元凱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故十二月納幣爲禮若必計足日則十二月十二日始滿二十五月不得言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矣國家制度百官三年考滿則連閏計三十六月三年之喪則不計閏二十七月惟不計足日所以不計閏義自有取矣君子表微惜無知此者又云世俗服者必滿三年士夫不滿又計二十

七足月殊失禮意劉太室居母喪三十六月除服顧亭林馳書論之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秦俗以是日謂之三周親友送即吉之儀至有稱賀者亭林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哀之不暇而何賀焉或有言以次日舉者亭林比之朝祥暮歌之類斯不易之言也

古者父在爲母齊衰期見家無二尊所謂以一治也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詔從之玄宗開

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請復舊下百官議久不決七年敕自今五服一依喪服文肰士大夫家行之各不同後修開元禮從宰相蕭嵩請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明　太祖洪武七年著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母雖父在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於序文中特言之蓋斷自　宸衷云

初令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謂嫡母在室意嫡母不在室則齊衰三年是時子爲母雖三年亦齊衰也至孝慈錄成始定庶子爲其母斬衰三年

嫡子衆子謂庶母齊衰杖期按洪武七年孫貴妃薨、太祖命吳王爲之子詔太子服齊衰杖期懿文奏曰在禮士爲庶母緦　陛下貴爲天子而臣制此服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也　太祖怒太子正字桂彥良持衰衣之　懿文服以拜謝遂爲著令蓋孝慈錄特爲庶母起耳斯禮也後世必有起而更定之者

爾雅父之妾爲庶母左傳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蓋古者父妾皆謂庶母不必有子禮父之衆妾爲諸母既有母名矣諸之與庶何異焉開元禮庶母

彼妾之有子者今遂相沿以有子無子爲有服無服之準夫妾之爲嫡子衆子服期也固不論其子之有無而報之者顧以此爲限無乃非情乎儀禮士妾有子处而爲之緦此當爲士言非爲子言也大抵妾之有子者杖期則已重緦則已輕其無子者亦不得無服是當有折衷之制矣古有賢妾白虎通禮服經曰明有卑賤妾也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可知矣賢妾卽媵所謂適妻姪娣得以次攝女君者是也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注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

子也丹鉛錄閻命而趨不備六禮故謂之奔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

禮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司馬溫公書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俱喪稱孤哀子承重稱孤哀孫朱文公云孤子哀子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丘文莊公引禮雜記謂書儀之言無據凡禮中所謂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夫人子居父母之喪其哀一也今於母喪因有父在諱孤可也若於父喪因有母在諱哀何謂哉肰先

儒所定舉世行之已久遂亦莫得而易也從書儀之義繼母在父歿不得稱哀稱哀是無繼母也嫡母歿不得以生母在不稱哀不稱哀是無嫡母也爲人後者本生父母歿當稱降服子不當與他從子同特不丁憂丁憂是無所後之父母也非受重之義矣

昔度尚以從父喪去官楊著以兄喪去官司馬光亦肰范仲淹以改嫁母喪去官予謂凡期喪俱宜解秩但以期爲限可也謹識之以俟後世之議

論格物

白門有友與余論格物之義以格去物欲爲主反復之終不合而罷夫人性本善物欲是性之所無人欲修身須先窮究此理（是格物）見得分明何者是理何者是欲（是致知）而後存其理去其欲（是誠意）欲既去理自存而養之充之（是正心）以至見於言動之際爲之節文（是修身）此自然之序必不可易者今劈頭便說格去物欲是直從誠意說起夫物欲既格意已誠矣如何知至後又說誠意況未曾窮理則於理欲之辨尚未盡明斷如何便格且如此說自格物以至於平天下總無窮理之學將聖人所謂博

文所謂多聞擇善所謂學問思辨所謂好古敏求之功俱屬無有爲大學者只一格去物欲空空洞洞而已然則林次崖謂之差異事祇怪人也宜哉

文丞相墨蹟

宋文丞相寄其妹家書並詩墨蹟周雪客曾親見之爲予述及愴然動懷謹錄於篇

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塗中有三詩今錄至言至於此淚下如雨

邳州哭母小祥 九月七日

我有母聖善鸞鳳飛星一周去年哭海上今年哭邳州遙想仲季間木主布筵几我躬已不閱祀事付支子使我早淪落如此終天何及今畢親喪於分亦已多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

過淮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羇旅龍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行日已近使我淚如雨我爲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

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
骨肉當如故
亂離歌六首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
虎狼鳳飛翩翩失其凰將雛一二三去何方何處國
破家又亡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
女夜夜遙相望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
彷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攜諸兒北風吹沙塞
草萋窮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

女同戲欷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
知豈有瞑目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春令在原我
何爲
有女有女婉淸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讀字聲
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璧委道旁雁兒啄
啄秋無粱隨母北去無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
非爲兒女淚淋浪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
尼珠榴花犀錢絡繡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欻隨飛
藿飄泥途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三歲知在無嗚

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影明月孤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汗血駒晨粧靚服臨西湖英英雁落飄瓊琚風花飛墜鳥嗚呼金莖流瀣浮汙渠天摧地裂龍虎徂美人塵土何代無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爲爾迎風立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空愁人北風吹隨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如今骨肉更憐我汝在北兮嬰我懷我欻誰當收我骸人生百年何醜好黃粱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

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眞切之情事至於此

爲之奈何兄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璚英不

曾周旋得毋怨毋怨徐姊以下皆可道達吾此意

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

一可令柳女環女做好人箋箋管不得淚下哽咽

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　兄天祥家書達

百五賢妹

後有陳謙張翥鄭元祐王禕吳訥吳寬及沙門道衍跋按張翥字仲舉元末任翰林承旨封潞國公逆臣孛羅殢制令草詔力拒之曰臂可斷筆不能操國瀕亾憂憤亽王禕字子充官翰林待制洪武壬子詔諭雲南梁王把都忼慨弗屈被害陳謙字子平夙尚孝弟篤學力行兄訓任江浙省炤磨謁告還吳適張士誠兵至兄訓遇害謙以身蔽兄並殺之鄭元祐字明德元季名士官儒學提舉而終仲舉以下五人俱克捐生蹈義誠無媿信公矣周在浚識

古忠臣烈士不幸遇難義不可生决無反顧非平日學力到或出於一時之激而遲以月日此念一轉遂不無鮮終之憾故曰慷慨易從容難肰當其臨難有故作排遣之詞一切置之度外者亦有眷戀骨肉而爲戚戚不能舍之詞者要知此眷戀骨肉者亦是義理之性而卒不以眷戀骨肉而轉其念則義理之學今觀信國之從容就義斷非徒恃氣質之性者所能故賢者之立節不肖者之敗節俱關於學不關於性後之君子可知所勉矣

祝枝山狂士也著祝子罪知錄其舉刺予奪直抒胷臆言人之所不敢言亦間有可取者而刺湯武刺伊尹刺孟子及程朱特甚刻而戾僻而肆蓋學禪之弊也乃知居隆李贄之徒其議論亦有所自非一日矣聖人在上火其書可也

程子註

朱子師程子然爲四書註有不用程子之說者大抵朱子之說較更精確耳予觀程子之說亦尚有不可廢者略錄於左

明道曰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

盈耳哉美之也

明道曰吾其爲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

衰亂所不肯爲也非作革命之謂也伊川曰東周

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伊川曰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而可以爲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

伊川曰蔡與釆同大夫有釆地而爲山節藻稅之

事不知也山節藻稅諸侯之事也

伊川曰人於文采皆不日吾猶人也皆日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

伊川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

伊川曰民於爲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爲仁也

伊川曰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不私其親暱也

悖謬

貲於事父以事君以敢諫爲忠家人有嚴君焉以幾諫爲孝故曰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情之自然禮之當然不容溷所施也世道不古人心日澆乃有讀書之士與父母爭是非而不肯相下以自矜爲直者悖謬已甚至有用計力使父母之意沮專財物使父母之用窘者則天理澌滅與禽獸奚異矣

怪誕

天下怪誕之事大抵成於好事者之口亦有有所

托有所諱而爲之者人情喜異好奇一倡羣和傳會粉飾踵迷傳譌遂至害道傷義惑世誣民而猶相矜爲美談雖讀書學古之士亦皆不免偶見有記樓古汀事者爲之慨然凡事無益世道者當置之不論不議之條况有損乎恨不起王弇州於九原而質之

郭宛委

郭宛委先生博雅君子也與予爲忘年之交著書散佚淺可慨惜予鄉在白門嘗爲刻行其金石史二卷今略紀遺論以見一斑

先生曰家君提兵遼左時覘騎獲倭帥豐臣書一紙間行草蒼勁古雅宛肰晉唐風格且腕力獨至其草書卻不可讀臆會之當是高麗破後求其書籍之書也彼鱗介之鄉於敵國新破之時獨有茲好而我兵出援反盡其金寶子女國俗王大臣塋地各寘銀缸可重數百斤我兵一入盡爪分之即其墳墓亦被發於是國人始大怨曰倭我讐也勝則我蝕彼不勝則彼蝕我固也何恨天兵遠臨以興滅繼絕爲名而殘我反勝倭烏在其爲數十世守臣節哉家君至今居恒話及輒慷慨扼腕頓足

曰吾謀實不用也不可謂秦無其人

錢塘林表季偉過予話其游朝鮮之勝因誦朝鮮
婦許蘭雪詩十首雖辭格少下而才情綺麗亦自
斐然其送宮人入道趙舞燕歌自莫愁十三嫁與
富平侯厭攜寶瑟彈珠閣喜著花冠禮玉樓琳館
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舞鸞休松風朝暮空壇上
鶴背泠泠一陣秋次伯氏望高臺層臺一柱壓嵯
峨西北浮雲接塞多鐵峽霸圖龍已去穆陵秋色
雁初過山蟠大陸吞三郡水割平原納九河萬里
登臨日將暮醉憑青嶂獨悲歌塞上侵雲石磴馬

蹄穿脚踏重岡若上天秋晚魚龍滙巨壑雨晴虹
霓落飛泉將軍鼓角行邊急宮女琵琶說怨偏日
暮爲君歌出塞劒花騰躍匣中蓮次孫内翰北里
韻初日紅闌上玉鈎丁香葉葉結春愁新粧滿面
慵臨鏡殘夢闌心懶下樓誰把雕籠繫鸚鵡自垂
蓮幕倚箜篌嫣紅落粉愁無奈莫把金盆洗急流
江南樂人道江南樂我道江南愁年年江浦口腸
斷望歸舟築城怨千人齊把杵土底隆隆響何事
苦操築雲中無魏尚遊仙曲瑞風吹破紫霞裙手
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童鞭白虎碧城邀取小茅

君氷屋珠屏鑠一春落花煙霧滿綸巾東皇近日無巡幸閑殺瑤池五色麟催呼騰下出天關脚蹈風龍徹骨寒袖裏玉塵三百斛散爲飛雪向人間騎鯨學士禮瑤京王母相邀宴碧城手握彩毫揮玉字酡顏彷彿進淸平此與上倭帥豐臣書合爲一卷今藏于嘯月樓中

王允寧先生爲人長大白晳濶步廣額議論慷慨激烈要必達其意之所藏分宜最器重之而逆子世蕃侍父麿踞慢無禮有卿佐某者世蕃嘗乘其背某卽故作蹀躞狀以取調笑而每憚先生先生亦傲睨不爲意世蕃嘗謂之分宜曰王允寧有若

熱行云十二街頭不種槐行人何處避炎埃望中木槿空無限朝見花開暮見摧此爲老父發耳分宜不聽他日復語之分宜遽肰曰允寧眼中何得有若若眼中何識王允寧也嗚呼若分宜者威福之柄倂於人主矣而卒憐才如此彼孔文舉楊德祖輩卒殺之如刈草菅肰此又分宜之非人也

客有言未得見王摩詰眞蹟者余曰摩詰與裴廸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温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淸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

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淸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靑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此摩詰輞川圖也昔人謂摩詰詩中有畫不知文中亦有畫特未見皴法耳客大笑余曰又如白樂天荔枝圖云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靑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紫綃瓤肉瑩白如氷雪漿液甘如醴

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矣此眞畫出一幀茘枝也客笑曰此畫何如摩詰余曰此亦精手畫工搨本也纖細曲折無不畢肖第生動氣韻不及耳客曰狀草木者亦有能得其生動氣韻者乎余曰嵇含南方草木狀云仰望渺渺如插叢蕉於木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埽天又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庶幾耳客曰何謂也余曰今試倣樂天語圖茘枝必無一筆不似若倣此語圖檳

𨚗非高手必不能得其彷彿也乃知形眞語中雖工非工意合象外以不似爲似今賞鑒家看畫亦當作如是觀而知者鮮矣客曰子論畫實論詩也相與大笑而別

王元美謂讀書而不滿於盤庚當繇錯亂故也余意盤庚上篇當以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在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之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在器非求舊惟新之下爲是旣欲諸臣之無傲從康故卽舉其臣之先人逸勤爲言若曰率乃祖之攸行也此豈非一大證乎欲言先

王圖任舊人故先引遲任之言此豈非又一大證乎若依舊文則遲任有言三句與上文旣離又與下文不接將於何處著落自荒玆德蔡傳謂非輕易遷徙自荒玆德果且何據便以玆字爲遷徙也葢玆德即動用非德之德肰非德亦非惡德之德猶言不敢不以德也上旣言不敢用非德故即又云余非棄此德不用也惟汝含德不惕余一人耳何等順便惟前後錯亂故不可解若以自荒此德爲遷徙何故忽又說到不惕余一人上肰此篇古我先王凡兩出豈老叟伏生誤誦耶

今有賈人嘗持古玉如今帶板者人卽謂之帶板非也嘗游唐諸陵翁仲猶存其衣冠腰帶仗衞胥與今異況漢魏乎又見唐畫十八學士像腰帶亦可考抑何嘗作今制也按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乃知今所謂玉帶板者卽此物也

李守廉木工也在華山青柯坪爲人治屋見一石大如數間屋先是有石工割之甚堅遂罷有數十石工美其材復割之費嘗工數十倍不能就將舍

之忽劃肰中開正中有一物形如東瓜大尺餘質色如肉能蠕動衆疑爲龍棄澗水中余後游華山復即工人問之而信按神仙感異記蕭靜之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肉芝也又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徐績廷評監廬州稅河次得一小兒手無血懼埋之按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此豈其石芝邪封邪不可知因筆之侯博物者或謂亦當煑食之余謂非也俱類人手或云封或云肉芝食之效各不同安可即食之邪按續博物志云丹水有石穴蝙蝠大者多倒懸百

歲者倒懸服使人神仙亦見他書宋劉亮合仙藥
須白蟾蜍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死唐人陳子真得
蝙蝠大如雅食之一夕大瀉而死又瞻披國有人
牧牛百餘頭一牛離羣忽失所在暮歸形色鳴吼
異常羣牛長之明日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
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牛於一處食草草
不可識有果黄金色其人竊一將還爲鬼所奪又
一日復往取果至穴鬼復欲奪急吞之身遂暴長
頭才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石矣又嵇叔夜遇王
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

疑爲石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且如漢世文成五利之徒假仙術干武帝至於殺身觀此則人間祿命且不可妄求矧玉清仙籙者乎

余以黍準尺以古五銖錢準衡用以衡度彝器按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鍰六兩也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東嘉趙士禎字常吉居燕市喜任俠能詩工書以才藝爲文華殿中書一日　上篤內府藏硯悉刻

前代年號　命士楨改製刻萬曆字而內有一硯乃唐太宗賜虞世南者因奏云太宗賢主世南名臣乞留此硯以彰前代君臣相與之盛從之後因東事上防禦兵食諸疏極言石司馬之短欲得面質不報

崔豹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余按致虛閣雜俎云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於農一日大雨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余之草履不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擲與化白鶴飛

去故名草屐爲不借然則不借爲草屐固自有三
說也
金曾經在丘塚及爲釵釧溲器陶隱居謂之辱金
不可合鍊今之方士卻不取擇乃知攫金者也
東山詩熠燿宵行熠燿螢也朱氏注云熠燿明不
定貌因下章熠燿其羽句遂誤又云宵行蟲名如
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然以宵行爲蟲名既誤謂
如螢又非也余嘗閑居觀物化有蟲一與注合久
之生羽即螢也所謂熠燿其羽者也案梁蕭和賦
云拔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唐杜甫詩云巫山

秋夜螢火飛此螢也唐李子卿水螢賦云水螢爲蟲惟蟲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於蟹足能自運亦自憐於蛣此熠燿也亦螢也月令二月倉庚鳴六月腐草爲螢詩謂自倉庚于飛之時至熠燿其羽言時之易也故杜工部詩亦云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卽此意螢火亦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丹鳥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熠燿乃益知注之誤

方正學

毛稚黃論方正學數事謂其逞一朝忿激之舌而

覆十族克全其忠而賊夫仁與孝當爲聖人所不與其言有關於世道人心自是正論肰其事則固有可原者葢正學既不屈不肯草詔　成祖曰吾能誅汝九族恐之也正學曰卽十族何畏此不過堅拒之詞以明其不奪之志耳豈料　成祖之果誅其十族耶微獨正學不料卽至今日凡爲臣者亦孰不以爲出之意外也到此正學不能易其詞矣易其詞則必至於叩頭乞生而後已　聖性非嘗旣勃肰發怒卽易其詞亦勢所不免況增之以其弟之激則駢首就戮義無可止不肰正學獨非

人情也乎哉何所求而爲此耶揆之於理正學之事吾無憾焉士大夫不幸而遇難祇當自靖其身以求不違於聖賢之道無容過激以致貽禍他人庶不傷勇中庸之道也此則毛子之意也

孫豹人

前戊午冬孫豹人之應　召入都也初亦以老病辭不準既而囘籍又有　旨年老者加職銜以示優榮吏部官坐堂上令年老者前於時有自前者有强之而前者亦有强之而不前者吏部官固不知豹人獨記其有長鬍皤然者物色之亟遂以例

授中書舍人豹人曰吾三十年老處士今乃作官耶復諄諄以不老辭朕無有聽之者予語之曰孰政以予爲中書子自以爲豹人可也若自以爲中書非豹人矣子其歸乎陸策蹇衞水張布帆圖書無恙松菊尚存吾知江上故人率其子弟將攜酒慰勞皆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豹人來矣

孫豹人嘗遊桐城將歸諸友餞於靖南伯黃公祠或以其祠中無對聯因舉爵請之豹人豹人援筆書云立德勝立功救桐城事小剏蕪湖事大論人先論世將崇禎時易臣弘光時難方爾止爲予述

之予謂此聯直如嶽峙撼不動易不得眞傑搆也

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成於逆黨是非低昂皆失其衡故論者欲毀之予謂諸君子之心之言亦賴之以存當與元祐黨人碑同垂千古小人以此斥君子而我以小人之斥爲君子之榮則正不必毀矣但去留隱顯之間頗行其𥳑又不可不知也

江南鄉試題

辛酉秋予在江南適見鄉試命題乃黜爾何如一節此節書予有二疑周旣改月則所謂暮春今之

正月也寒尚未退雖東風解凍而氷尚未釋可以浴而風乎一也聖賢尚禮沐浴有時三日具沐五日請浴是也有器沐器用盆浴器用杅是也非似今人祼身入水若白日之下合童冠十數人羣祼而浴於溪禽獸之爲也而賢者志之乎二也唐韓愈以浴字爲沿字之誤漢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以風爲諷可見古人亦致疑於此當毋笑予之固也

于忠肅

予嘗駁矦朝宗于忠肅論自謂公平之言不失其

正而或猶有以不諫易儲爲疑者故復著之特論此事不及其他

于謙安社稷之功人所知也可能也于謙不諫易儲之心人所不知也不可能也何也　代宗之欲易儲也非無諫者矣　代宗不聽然而不罪也使謙繼之以一諫塞責亦不過不聽而已此稍知惜名者所優爲也以謙之智豈見不及此而卒無一言且冊立見濟且受其賜徵爲一辭而止於　太子若漠不關意者謙之忠誠而其心果若是恝乎予因有感於鄉里一事而得其說蓋　代宗易儲

之意已定非謙所可回謙固知之矣使他人諫之
而不聽則不聽已耳謙握重兵大權在其手謙諫
之而不聽則　太子危諫益力則危益甚傅一身
之虛名釀　太子之實禍謙之心有所不忍者故
寧以身冒不韙之名而不敢恤也唯謙之視　太
子也若路人而　太子始安使少爲周旋將求爲
沂王而不可得矣豈但不可諫也哉謙之心　代
宗不知　英宗不知舉朝人皆不知唯有天日鑒
之而已所冀默相喻者獨　太子耳而謙不能言
也故居恒自嘆此一腔血不知當洒何地正謂此

也嗚呼謙欲安社稷則不有其身謙欲安　太子則并不有其名謙之忠可謂至忠也矣舍巳以全君民無得而稱焉謙之忠可謂至忠也矣嗚呼當謙之時處謙之勢難在不諫耳豈難於諫哉而世之人猶有以不諫疑謙者眞所謂囈語者也使謙之不諫果可憾則憾謙者當莫先於　太子而太子以當時事起倉卒不遑申救每一念及爲之歎息即位之初即赦其子還其沒產復其官遣官致祭至云　先帝巳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亦何其自誣也哉

武陵

或有舉近世姦相及武陵者雪客偶以問予予曰武陵可議在奪情一事肰亦有可原者當時實出自　上意非武陵之爲之也但既有人言祇當引罪力求去不當與漳浦對辨　上前又不當言及鄭鄤以引　上怒而才不足以濟變又或一時意計之偏則有之固不得謂之賢相如謂之姦使與烏程宜興同科則冤矣且其不逞欲黷貨卒以疆埸事自盡亦可無憾或曰其自盡也懼法而死耳予曰懼法而死亦賢者事視彼已　賜死而周章

衕徨營求内外以妄冀赦書於半夜者其相去何
如耶漳浦學問品行高耳所謂應變將略亦非所
長觀其後日所爲可見若其大節則與日月爭光
可也漳浦之節愈高而武陵之論不得不抑而愈
下此武陵之不幸也理勢所至非人力能爭矣

羅文莊論欲

羅文莊云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陸象
山乃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
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肰而不容已且有當肰而

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爾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詳觀文莊斯言將欲字亦不看作惡其實本於樂記則虞廷人心二字不可直作惡明矣

尚左右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

皆尚左今人爲紙封以左右分吉凶其義葢倣此

感應

程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吾年五十始見得時方觀射其所以命中之巧卽是推之事事物物皆此理也

韓恭簡

聞韓恭簡嘗語人曰天下不治繇聖人不生聖人不生繇元氣不復元氣不復繇大樂不作大樂作則元氣復元氣復則聖人生聖人生則天下治恭簡深於樂故其言如此亦偉論也

大禮議

大禮議張桂等援引經傳亦有理到之言又以父子至情易於動聽故今人尚有是之者然揆之大義終爲不可今特一言以蔽之曰斬　孝宗之嗣絕　成祖之宗而已復何說之有至興獻入太廟位　武宗之上則以臣加君恐興獻有知當亦跼蹐而不寧也言禮者至此雖不安於心亦晚矣

甲子紀年

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

中數考天開甲子至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元元明善有日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姤之初六故推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姤之九三也劉太室謂入酉會葢以斗杓所指爲準秋分昏斗杓指酉天日會於酉中正酉會也此則有象可驗若春秋元命苞謂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則荒渺之談所未敢言矣

紀游

憶辛卯春予始游吳門所與交者暨履長姚文初

瑞初周子佩子潔顧二云美朱彥兼沈古乘葉聖野胡雪公鄒鶴引諸君時姜如須張草臣皆病甚亦爲予強起同寓虎丘者則吳梅村陳階六韓聖秋也今復至歷三十年餘已強半作古人而風景習俗亦大非其舊矣予佩年幾八旬每朔望入城謁忠介公祠健步不異少壯時注參同契皆能言其實義不爲玄妙之詞蓋其有得於養生之道者深矣典型之存斯爲可喜

湯荆峴太史自浙江典試回與予相見吳門予馳一札云文衡山不特詩文書畫名世而道德醇粹

濂心理學此邦人士迄今稱誦不衰記舊曾有木坊一座聞近爲市童爆竹延燒猶存石柱二根卓立如故今方伯丁公崇學好古雅意人倫倘借一言及之李寮屬重建易易耳向署翰林二字今直請表之以文衡山先生故里七字洵一時義舉千秋盛事也前有爲周忠介公修祠者人咸頌之正可相方知高明定不笑其迂也湯得于札即往言之聞已慨諾于西歸不及見其成亦不知竟能踐其言否聊識之

山志卷之六